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

CONVERSATIONS WITH FRANK GEHRY

[美] 芭芭拉·伊森伯格 (BARBARA ISENBERG) 著 苏枫雅 (EVELYN SU) 译



弗兰克·盖里 Frank Gehry

以前我父亲总会说我是个梦想家，
但那并不是称赞；
他说得一点儿都没错，
只是他低估了做梦的力量。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YPRESS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

CONVERSATIONS WITH
FRANK GEHRY

[美] 芭芭拉·伊森伯格 (BARBARA ISENBERG) 著 苏枫雅 (EVELYN SU)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 / (美) 伊森伯格著; 苏枫雅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3

书名原文: Conversations with Frank Gehry

ISBN 978-7-5086-3672-6

I. ①建… II. ①伊… ②苏… III. ①盖里, F. O. — 生平事迹 IV. ①K837.1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3627号

Copyright © 2009 by Barbara Isenberg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n imprint of The Knopf Doubleday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不可在港澳台地区发行销售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建筑家弗兰克·盖里

著 者: [美] 芭芭拉·伊森伯格

译 者: 苏枫雅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2-1316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672-6/K · 279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弗兰克·盖里

——作为艺术家的建筑师

如果将弗兰克·盖里的建筑作品剖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热情奔放，充满动感的艺术形式背后，还隐藏着一条逻辑，严谨的现代功能主义的线索。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复合曲面包裹的后面，多个尺度不一，矩形方盒子的组合实现了对传统美术馆内部“白立方”空间特征的基本诉求。

个性且艺术化的形式与现代功能主义的逻辑，就似弗兰克·盖里建筑生命中DNA相互缠绕的两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他建筑人生的轨迹。建筑评论家们往往沉迷于弗兰克·盖里建筑放荡不羁的雕塑形式和他个人艺术家的个性与风格，而往往忽视他作为真诚的现代主义的信徒，所本能地体现出他还是一个现代功能主义的建筑师，这种本能就像DNA一样，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建筑生命之中，源于他所成长与受教育的时代。

毋庸置疑，弗兰克·盖里不是艺术家，因为，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一位艺术家能有机会、有能力去驾驭尺度如此之大的城市雕塑，但他也不是评论家眼中的纯粹的建筑师，因为他从来都主观地认为：“除了艺术，建筑什么都不是。”我们很难用今天建筑学的体系去定义他的建筑，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理论，从不著书也很少教书。但在在我看来，弗兰克·盖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师，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建筑师，因为他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会说话的建筑，充满了情感，艺术情趣的建筑神话。

——著名建筑师 朱锴

前言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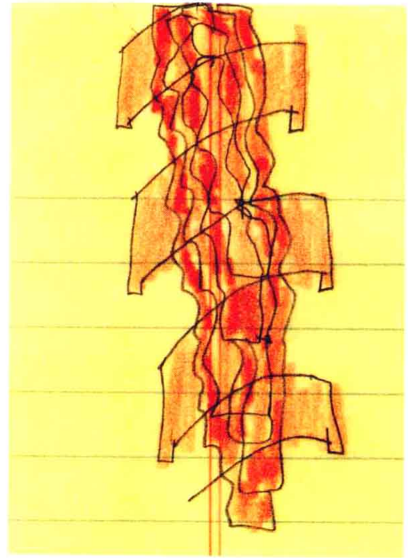
几年前，医生告知盖里必须进行脑部扫描，于是他老实地接受了核磁共振成像（MRI）的检查，在狭窄、幽闭、恐怖的诊断室内躺了45分钟。在机器的嗡嗡声和撞击声中，盖里悄悄潜入了自我内心的想象世界。

事后，医生检查成像的结果，发现并无任何异常。反倒是建筑师盖里，为路易·威登艺术创作基金会美术馆（Louis Vuitton Foundation for Creation）找到了设计的雏形；这座用玻璃搭建、独树一帜的艺术博物馆，将在巴黎市郊的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落成。“在整个扫描过程中，我一直专注于那种灵感，思考着、幻想着、设计着，”盖里回想道，“我在开车或坐飞机的时候，也经常会隐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前我父亲总会说我是个梦想家，但那并不是称赞；他说得一点儿都没错，只是低估了做梦的力量。”

很少有爱做梦的人，可以像盖里那样掳获群众的想象力。盖里被公认为他那个时代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单是美国建筑师协会（AIA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颁发给他的奖项就有上百个，此外还曾荣获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第一届的“多萝西与莉莲·吉什奖”（Dorothy



上：在做核磁共振的诊断室内，盖里想到了路易·威登艺术创作基金会美术馆的初步设计。
左下：盖里画出他父亲欧文（Irving）曾经用纸糊成的木马。右下：盖里总是一边打电话一边涂鸦。



and Lillian Gish Prize)、美国国家艺术奖章(National Medal of Arts),以及无数国际荣誉。盖里在西班牙毕尔巴鄂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是引领该城市迈向经济复苏与重生的大功臣,《纽约时报》誉之为“世界最有名的新建筑”,而位于洛杉矶的迪士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也同样被视为视觉与听觉上的杰作。从拉斯韦加斯到阿布扎比,盖里负责的项目不是正处于设计或开发阶段,就是在施工中或即将完工启用。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曾多次采访盖里,为报纸、杂志和图书描写他历年来的心血结晶。几年前,盖里问我是否愿意协助他,从他口述的历史中整理出回忆录。基于之前多次愉快的访谈经验,我马上接受了这个提议,原本单纯的口述回忆,也很快演变成编集在本书中的对话录。2004年12月,我和盖里开始定期会面,有时约在他洛杉矶的办公室或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家中,有时则是在餐厅的早餐或会议厅的午餐席间进行对谈。我们聊到:盖里出生所在的家庭和他自己组建的家庭,盖里梦想成为的和他实际成为的人,一般建筑师会做的和他个人具体实践的事物。无论话题如何延伸,我们总是会回归到对盖里个人的审美素养产生巨大影响的家庭、文化与地理环境。

书中大部分的对话,都是在盖里个人工作室的工作台边进行的。在工作台的尽头,通常都陈列着盖里当天最关心的工作项目:正在构思中的建筑模型,某个产品的原型,又或许是一叠工程照片,记录着某个施工中的项目。

在访谈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盏材质轻薄、类似纸做的白色灯具摆在桌上,那件作品后来被命名为“云灯”(the Cloud)。几个星期过后,多出了一个似乎是用来装云灯的木箱子;不久后,又出现一条雅致的手链,预告蒂芙尼(Tiffany)“盖里典藏系列”(Gehry Collection)即将增添的新品。还有一次,我们稍作休息时,我看到一把尚未完成的钢椅,盖里要我试坐一下,并告诉他是否舒适。

我们通常坐在工作台比较整齐的那头，旁边摆着笔和画纸，盖里总是一边说话一边画画。例如，刚开始有几次访谈聊到盖里的童年生活，我们的对话就不时停顿，好让盖里画出他父亲做的一匹纸糊的木马、盖里记忆中的多伦多街坊、小时候住的第一个家等。存于盖里脑海里的是影像化的记忆，最好的表达方法并不是用语言来说，而是通过速写把他的成长环境或他欣赏的，甚至是他自己设计过的建筑物重新呈现出来。

盖里也会一边打电话一边画画，在他那黄色的横格笔记本上涂鸦。他还会把一些涂鸦裱框，送给太太伯塔（Berta）当礼物，其他的就塞在抽屉里。有一次，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抽出大概24张大大小小的黄色横格纸，仿佛很惊讶地看着它们说：“光这个礼拜就有这么多了！”

草图簿跟着盖里到处跑，包括他经常待的机舱和饭店房间。盖里画画的时候，简直就像个孩子，认真地专注于他显然乐在其中的图像上面。盖里生性害羞，偶尔有人冲到他面前抢着跟他攀谈时，他会显得尴尬，面对一大群人也让盖里颇不自在。

显然只有在洛杉矶的盖里建筑设计公司（Gehry Partners）宽敞而杂乱无序的办公室里，才最能让盖里感到轻松舒适。这里曾一度是巨大洞穴般的工业场所，如今有许多建筑师、设计师、模型制作专家与其他员工在此工作，其中又以年轻人居多，共同为分布世界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项目努力着。在公司里，宽敞的工作空间根据项目进行分区，随着各个项目所需的工作时数增加或减少，空间的配置也跟着放大或缩小。某段时期，一张又一张的工作台上，全是纽约布鲁克林大型项目——大西洋院（Atlantic Yards）的模型、照片及平面图；当费城美术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扩建项目的设计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又换成了大量各种尺寸的相关模型。

盖里与办公室内所有的活动，既是独立的，也是相互联结的，他的个人工作室属于半开放式，三面墙上都镶有大玻璃窗，足以让他把每个人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为了方便沟通，其中有两面推拉式玻璃窗，一面开向执行助理艾米·埃科恩（Amy

Achorn)，另一面则开向办公室主任米根·劳埃德（Meaghan Lloyd）。盖里的手机似乎从不离手，通常处于振动模式，但有时会响起亚伦·科普兰¹的《为大众喝彩》（*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

这些年来，盖里建筑设计公司曾经历多次搬迁，不过盖里的个人工作室内部看起来大致相同：几十年前盖里设计的调整型硬纸板扶手椅、布满纸张的办公桌、大型工作台，几乎被各种东西塞满的架子、墙壁与地板；墙上挂满了奖章、纪念品，还有许多张盖里与名人的合照，如大提琴家马友友、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²、建筑大师菲利普·约翰逊³、超级职业冰球明星弗兰克·马霍里奇⁴；几个架子上挤满了盖里做的或收藏的物品——花瓶、玻璃雪球、建筑模型；藏书多得不仅快要从书架上挤落，连书架旁一擦擦的书也堆得东倒西歪。在这里，你得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脚步。

白发蓝眼的盖里，身高1.7米出头，几乎总是穿着黑色的牛仔裤和T恤。多年来，他一直是附近“黄金健身房”的常客，定期运动之外，平常也会注意自己的饮食。为了与客户见面或监督工程进度，长时间的连续旅行尽管使盖里经常面露倦容，却似乎毫不影响他身体的硬朗；有时他会拄着拐杖出现在公共场合，我却从来不曾在公司里见过他拄拐。盖里通常利用自己的工作台召开会议，也时常会站起来走进宽敞的工作空间，去提出或回答问题、跟同事沟通，再或者是来回旋转某个建筑模型，观察它的每一面。

1 亚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1900~1990）：美国现代古典作曲家。《为大众喝彩》是最常被演出的作品，曾被用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曲。——译者注

2 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1925~2008）：美国战后新达达主义及装置艺术大师，为美国波普艺术的先锋。——译者注

3 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06~2005）：被誉为当代美国建筑教父。——译者注

4 弗兰克·马霍里奇（Frank Mahovlich，1938~）：NHL北美冰球职业联盟退休球员，现任加拿大国会参议院议员。——译者注



盖里建筑设计公司所的员工正在为各种项目忙碌，这些进行中的项目地点遍及阿布扎比、拉斯韦加斯等地。

盖里，1929年2月28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原名为弗兰克·欧文·戈德堡（Frank Owen Goldberg）。盖里的父亲欧文在纽约曼哈顿的黑暗区——“地狱厨房”区（Hell's Kitchen）长大，曾经是拳击手、卡车司机、推销员，对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母亲特尔玛（Thelma）出生自波兰，从小自学，成年后才返回高中接受教育，身为小提琴家的她带领盖里进入了艺术与音乐的世界。盖里的外祖父母，利娅·卡普兰（Leah Caplan）及塞缪尔·卡普兰（Samuel Caplan）是盖里在孩提时期非常重要且亲近的家人。盖里的许多童年时光都是在外祖父母家、五金行、犹太教堂中与外祖父母一起度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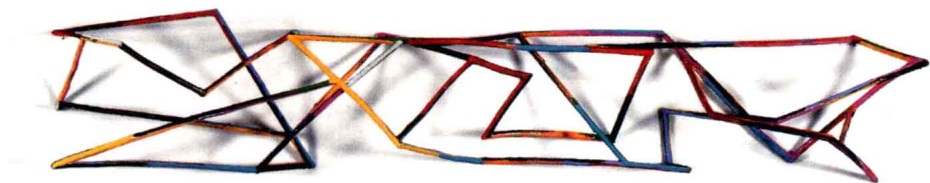
盖里在个人工作室里工作的情形。

1947年，随着家人移居洛杉矶，洛城中弥漫的创新活力很快点燃了盖里内心的热情。盖里时常提起，在20世纪中叶，视觉上呈现一片混乱的洛杉矶，是个到处充满实验精神与创作自由的神奇地带。有一次，盖里向我坦承，如果他一直生活在多伦多，这辈子很可能就无法成为建筑师了。理由不仅仅是兴趣或应试能力的问题，后者可能无法让他成功考取多伦多大学建筑系；更重要的是，当时加州艺术界所提供的美学资源，是多伦多的文化环境无法比拟的。那时洛杉矶艺术圈所探讨的问题，“引领我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迈上建筑之路，而多伦多却不见得有类似的激荡发生”，盖里回想道。

建筑界同行们视盖里为异类，艺术界却接纳他为圈内人，无论是设计建筑还是手链，这群艺术家朋友的影响可说是无所不在。以洛杉矶为创作根据地的艺术家查尔斯·阿诺尔迪⁵是盖里的多年好友，两人自“初出茅庐”时期相识至今，他表示：“艺术家从不接受一切事物既定的样貌，视野所及都充满无限的可能，而盖里就是常跟我们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阿诺尔迪谈到自己早期以树枝为材料的装置艺术作品，说他的灵感源于大自然，而盖里则是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从阿诺尔迪和大自然两者身上汲取灵感。盖里公司的合伙人透露，他们经常得查阅盖里在讨论设计时提到的画作，参考依据可能是一般人熟悉的马蒂斯⁶剪贴作品，也可能是在意大利帕多瓦的斯克罗维尼礼拜堂（Scrovegni Chapel）天花板上，鲜为人知的乔托⁷的天顶画。据悉，德国杜塞道夫（Düsseldorf）的综合办公建筑项目，其设计灵感就是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贝里尼⁸的画作。有一回，卡通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以盖里为主角，制作了一集广受观众喜爱的故事，剧中以夸张诙谐的手法描写盖里从垃圾桶中寻找灵感；要是真听到有人这么批评，盖里或许会觉得恼怒，但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我也不会太惊讶。

洛杉矶国家艺术博物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馆长迈克尔·戈万（Michael Govan）特别提到：“杰出的创作者莫过于借用和偷师之上。当我听到有艺



盖里经常提起，许多艺术作品都曾影响他的设计；如多年好友查尔斯·阿诺尔迪的《疾走》（*Trot*, 1974）。

术家抱怨盖里用了他们的点子，我总是会笑着说，那就是他天才的地方之一，拥有吸收各种概念的惊人能力。”

将那些概念转化为草图和积木模型，是盖里创作过程中的关键。“盖里通过那些模型来进行思考，”因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项目与盖里共事过的古根海姆前副馆长戈万描述道，“这就是艺术介入的部分。他富有孩子般强烈的好奇心，不断排列、配置各个组件。在其他建筑师的工作室里，你会看到完成的模型；在盖里的工作室，你则是看到一桌又一桌揉皱的纸，贴着透明胶带的硬纸板或是其他毫不相干的材料。”

大家都知道盖里一贯的作风是，直接在办公室里绕一圈，寻找尺寸可能刚好符合的物体，然后放入某个正在制作的模型当中；甚至是沛绿雅（Perrier）矿泉水的玻璃瓶和苹果，都曾多次派上用场。还有一次，我看着盖里和他的同事拿着电视剧《皮鞭》⁹的音乐录音带手忙脚乱。

5 查尔斯·阿诺尔迪（Charles Arnoldi, 1946~）：美国画家、雕塑家与版画家，以树枝创作雕塑艺术而闻名。——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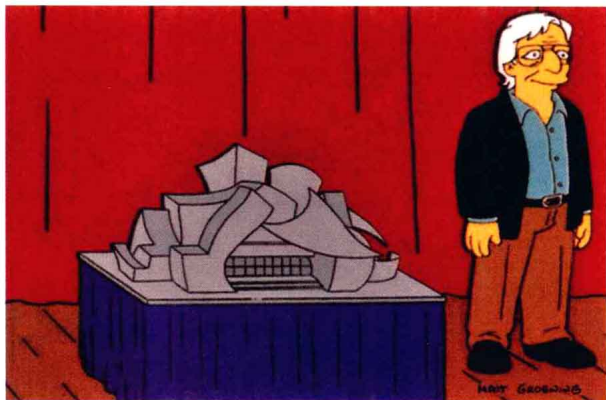
6 马蒂斯（Henri Matisse, 1869~1954）：开创野兽派画风的法国画家。——译者注

7 乔托（Giotto di Bondone, 1267~1337）：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译者注

8 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 1430~1516）：威尼斯最杰出的圣母像画家，威尼斯画派的开山始祖。——译者注

9 《皮鞭》（*Rawhide*, 1959~1965）：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制作的西部牛仔电视剧。——译者注

盖里是2005年4月《辛普森一家》中的一集《监狱里的告密者》(The Seven-Beer Snitch)当中的题材来源与主角。



盖里经常跟我说，新奇的建筑物如何反映出他与有创意的业主之间的互动，而我在盖里建筑设计公司里，亲眼看到这样的交流反复上演。也许多数人看到盖里的手绘稿，都会认为那是一堆紊乱、扭曲的线，然而这对盖里的设计伙伴而言，却是再清楚不过的表达。设计师克雷格·韦布(Craig Webb)甚至曾利用富士施乐彩色复印机来复制盖里的手绘稿，剪裁之后当成制作模型的样板。“有时候盖里会看着我做的模型说‘我看不懂’然后叫我再重做一个。其他时候，他只丢下一句‘呸!’就走开了。这并不是理智、详尽的沟通方式，而是非常直接、本能的。”韦布贴切地形容道。

这种直观的工作模式显然也有启发的作用。有许多人曾经在盖里的公司受过培训，离开后都各自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中一位就是以洛杉矶为基地的建筑师迈克尔·马尔参(Michael Maltzan)，他说：“每当有人问我最喜欢盖里设计的哪个作品，我总会说是公司的办公室。盖里营造了一种追求无限可能的工作文化，抽掉这种元素，就没有任何一件作品能够诞生。在那里，再荒唐古怪的点子，也从来不会被拒之门外。盖里是我的职场良师，他具体的示范，让我和其他许多同行领悟到，要把建筑设计变得可行、呈现出成果，背后有哪些必备的条件。”

未建成的“彼得·刘易斯宅第”(Peter Lewis House)模型,由毛毡、蜡、木板、芯层泡沫及黑胶塑料制成。



《纽约客》杂志的建筑评论家保罗·戈德堡(Paul Goldberg),曾经称盖里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没有几个人能够反驳他的说法。10年前,盖里是苹果计算机“Think different”(“不同凡想”)广告中的主角,他的面孔出现在一块又一块的广告广告牌上。最近,则有电影导演悉尼·波拉克¹⁰于2006年发表的纪录长片《弗兰克·盖里剪影》(*Sketches of Frank Gehry*),陆续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美国大师》(*American Masters*)系列专题片中播出,并且跃上不同国家的剧院屏幕,同时制作成DVD光盘。同年,蒂芙尼“盖里典藏系列”所推出的珠宝营销活动,堪称人们印象中知名度最高的。

1990年,有一次我去拜访盖里,从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我数出44幅裱框的封面照片,不外乎是他自己或他的作品。如今,他是建筑界的超级巨星,立足在建筑本身就是超级巨星的时代。盖里和他的建筑,是众多刊物和博客中不时出现的报道素材,

¹⁰ 悉尼·波拉克(Sydney Pollack, 1934-2008):美国电影导演,曾以《走出非洲》夺得第5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译者注



盖里为阿布扎比的新古根海姆博物馆所创作的设计图与模型。

